

西西羅 著

青

鏡

[下]



—— 人气爆棚、万众瞩目的古言力作 ——

遗孤现身 纷争四起 刀光剑影 血染江山

陌上香坊
www.moshangfang.com

当红知名古言作家
西西羅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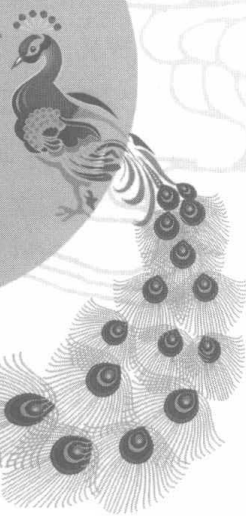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你是江湖中人人称许的才俊，生于明；
我是暗夜中无心无情的杀手，长于暗。
我不曾想过你会算计我，就像我不曾想去算计你一样。

**原来我们都是棋子，
终逃不过那双翻云覆雨的手。**

西西羅
著

青鏡



[下]



远方出版社

第八十二章

灰黑色的小鸟扑着翅膀，却没有丝毫的用处。尖利的爪子不小心抓破萧妄宴的手背，血珠冒了出来。他眉头一皱，抓住灰黑色小鸟的手一紧，小鸟不停地鸣叫挣扎着，想要逃脱束缚。

鸟的哀鸣声不停地响起，又见萧妄宴的手背被抓破了，木青瓷目光落在了那只哀鸣着的灰黑色小鸟上，回忆不停地涌进脑海。那只鸟是有毒的，剧毒，千万不能被抓伤。这是一时的错觉，在木青瓷看来，此时那两只灰黑色小鸟已经重合在了一起。失神了片刻，她连忙走到萧妄宴身边，抓住他的手，吮吸着被抓出来的伤口，又将口里那一点血沫吐了出来，对着他大声吼道：“你真的疯了。这鸟是有毒的，被它抓伤会死的。到时候没人救得了你。”

“你是在担心我吗？还是在害怕我死了，你会脱不了身？”萧妄宴盯着木青瓷的眼睛，眼神深切而又有一丝期待。这也许算是一种执念，他已经深深陷入了这种执念当中。木青瓷没有说错，他或许真的爱上了她。在四年当中，他一直忽略这个问题，直到在萧晨安的婚礼上再见到苏笙月，那时候他才有了真正的危机感。他费尽心思改变了四年的女人，可能再一次不属于他。有那么一刻，萧妄宴真的害怕木青瓷会说出离开他的话。

“没错，我是在担心。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紧张了半天，木青瓷才想起，岳洛留下的那只小鸟已经死了。现在救回来的这只小鸟，并不是那只有着剧毒的，萧妄宴被抓伤后也不会中毒。

萧妄宴突然笑起来，他一把抱住木青瓷，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木青瓷，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了。”把自己真正的心意说了出来，顿时就觉得舒服了。有时候隐瞒太多，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也许你不会相信，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会真的爱上你。我不否认最开始救你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你和我一起毁灭祸乱之源，因为你是最好的人选，也是最适合的人选。四年来，我们合作很好不是吗？我足够信任你，也相信你对我是一样的信任。”

“若真的不信你，也不会有这四年。”木青瓷把头埋在萧妄宴肩上，“我不想相信你。对于男人，我一个都不打算信。也许是受多了相信带来的背叛，我只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很可笑。笑我的懦弱，笑我的轻信，笑我的情意。你说的没错，我忘不了他，忘不了苏笙月。我以为我可以忘记他，我以为我足够恨他，我以为我不再爱他，可是再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的心依旧会悸动。明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为了他义无反顾地背叛养了我十年的主上，我以为这是爱情，结果却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恨他，也爱着他。有多爱，我就有多恨。是不是很讽刺？情之一字最为伤人，我却堪不破情关，一直停留在往日。午夜梦回时，

我会忆起那些日子，也会梦到背叛那日。”她阖上眼，伸手环着萧宴宴的背，从他身上汲取着那丝温暖。“我永远都是这么坏，只考虑着我自己。现在也是一样，我考虑的始终是我。我想要手刃那些仇人，我想要他们痛苦，跟我一样痛苦。你说利用我毁灭祸乱之源，可我也一样利用你替我报仇。你有着大义，而我想的只是报仇，虽然都是同一个目的，但始终是不同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从来都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也许我真的该走了，做久了木绡晴，我都忘了我到底是谁。”

“我想我是庆幸的，庆幸你是相信我的。你忘不了苏笙月，离开了我你又能忘记他吗？你说我有着大义，可我也是满怀私心。报仇并没有什么不对，你为了报仇，我也是为了报仇。我记得你最开始问过我为什么会选中你。还记得我给你的回答吗？因为我们都一样，活在仇恨中。因为争夺宁国宝藏，你满门被灭。因为争夺宁国宝藏，我年幼时父母双亡。你说你想着报仇，想着让那些人伤害你的人痛苦。我又何尝不是？”听了木青瓷的话，萧宴宴诉说着他心中的所想。他并非是木青瓷眼中那种有着大义的人，他也是怀着私心，想要报仇，想要那些仇人痛苦。这很可悲，他也一样被仇恨所束缚，所作所为都不止是为了那冠冕堂皇的大义，而是为了报仇雪恨。“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是一路人，你的痛苦我都能明白。我怎么能让你走？萧宴宴和木青瓷的命早就绑在了一起。我不会死，你也不会死。”

木青瓷推开萧宴宴，她并不平静，却依旧笑得轻浅：“若是解开这个打错的结，或许会好一点。我不会背弃我们的誓约，只是需要理清一下关系。我算不上多了解你，你可能很了解我。但我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你并不清楚。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杀岳洛吗？因为我害怕。哪怕他可能从未想过伤害我，我还是杀了他。就因为他对我有一丝威胁，威胁到我的命，所以我容不下他。我算不算心胸狭隘之辈？可能算，也可能不算。不过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也许就是这样不完美的你，才吸引了我。太过善良的女子本就不适合在江湖上活下去，景安儿就是前车之鉴。”萧宴宴抓住木青瓷的肩膀，轻轻晃动着她，真诚地说，“我们有一个四年，之后还有第二个四年、第三个四年、第四个四年……可能现在无法让你相信，但时间会证明一切。给我一个机会，也放过你自己，不要永远沉浸在被背叛的伤痛中。”

木青瓷不是不想相信萧宴宴，只是她的心已经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那些恨，那些痛，无一不刻在她心上，刻在她的身上。有了苏笙月的教训，她想恐怕再也不会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男人。对于萧宴宴，她始终都是感激的。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才救她，至少她不仅保住了命，而且四年来过得很好。

见木青瓷迟迟不说话，萧宴宴也着急起来。他了解木青瓷，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们两个就不能回到原来了。“我不是苏笙月，你也不是以前那个木青瓷了，我们不仅有一个四年，我们还有小萤儿。给你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逃脱最开始的束缚，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木青瓷微点了一下头。这不仅是给萧宴宴机会，也是给她自己一个机会。那份情过于沉重，如今化作了恨意，压得她喘不过气。有多爱，就有多恨，这是从来都不曾变过

的事实。她永远都无法忘记木清玄死的那一天；忘不了被背叛的那一天，曾是满满占据她一颗心的男人嘴里说出来的最薄情的话；忘不了那些已知是假意的好；忘不了那些设计过的日子。爱上一个人很容易，忘记一个人却是如此的难。

得到了想要的回答，萧宴宴瞬间显露出了喜色，他抓住木青瓷的手：“我以为你会拒绝，或是推开我就走。简直不可思议，让我不敢相信这会是你做的事！”

“为什么不像是我会做的事？如果我推开你就走，你不是还有其他说辞吗？”木青瓷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轻叹了一口气，“正如你说的那般，如果一直沉溺在过去，那我就再也挣脱不出，直到溺死其中。我想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给我一个和过去的软弱说再见的机会。我们还有小萤儿，我不想死，至少现在不想死。如果可以活下去，我想我会在所不惜。但如果让我在报仇和活下去之间选择，我想我会选择报仇。没有仇恨的支撑，我会死。同样是死，从我选择报仇开始，就决定了怎么死。与其一辈子被痛苦与悔恨折磨，不如让仇人痛苦，才是我所想看到的。用我仅有的那一点命，换来我一族的安息，换来天下的安宁很值，不是吗？”

萧宴宴没有作声，他脸上的喜悦已经褪下，换上的是少见的严肃表情。他牵起木青瓷的手，在她的手背轻轻地落下一吻，承诺说：“我不会让你死的。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你做不到真正的无情无心。你已经走火入魔了，运气好一点，保住一条命，半废之身；运气若是不好，可能筋脉尽断而亡。若是绝世武功那么好练成，也不会被视作禁书。你不用担心那些对付不了的敌手，那些人交给我就行了，你只需要躲在我身后。”

“你很清楚我现在的情况，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两难的境地下，我不可能放弃。”木青瓷摇摇头，她漫不经心地说着，好像并不把她的命当作一回事，“我最近总有一些不好的感觉，说不定有一些人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萧宴宴放开木青瓷的手，他也认真地问：“太多的人都处于不确定的位置，算不透他们是有利于我们的棋子还是挡路的绊脚石。世事无常，江湖上总有太多无法确定的因素，我们败不得也输不起。”又瞥了木青瓷一眼，他微勾唇角，“江湖上的人不敢赌，我们敢赌。赢则胜，输则败。是生是死，不由天意，由着人心。”

“本就是赌徒，还谈有什么不敢赌的。”木青瓷嘴角挂起冷笑，“我们都是赌徒，已经赌红了双眼，把一切都押上，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无法不继续下去。这个游戏已经开始，我们逃不了。让我过隐姓埋名的生活，除非游戏落幕，否则我做不到。只有一切纠葛都被彻底斩断，我才能安心。”

“那就让我们赌上性命，去拼最后的一把。”萧宴宴伸手揉了揉木青瓷的头发，亲昵地说，“如果可以，我真想去看看小萤儿。那些树屋也不知是不是荒废了。凤凰花也该开了，此时的醉花荫应该很美。到了夏夜的时候，无数的流萤飞舞，似梦更似幻，恍若仙境。这一次的事完了之后，我们去苗疆吧！”

第八十三章

“醉花荫适合沉眠，所以那里那么的美。凤凰花真的很美，但谁又知道凤凰木下埋了多少人的性命。不管是岳洛，还是我哥哥，都选择了葬在醉花荫。活着或许逃不开那些阴谋诡计，死后至少能够安静长眠。”木青瓷低垂下眼帘，鸦青色的羽睫轻轻扇动着，带着眷恋说，“如果可以哥哥葬在一起，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少不会再是我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悲惨地死去。如果我失败了，你把我葬在醉花荫深处的那棵凤凰木之下。”她睁大了眼睛，复又看萧妄宴，低声说，“所以你不要死，一定不要死。如果将来是你埋葬我，我会很感激。如果你先不在了，我想以我的性格，是不会为你花费太多时间的。所以你一定不要死，至少不要比我先死，好好地活下去。”

扑哧一声，萧妄宴笑出声来：“你这算是在自我安慰，还是说跟我约定，让我不要先离你而去？”脸色渐渐柔和了下来，“如果有一日，你真的先离我而去，不管结局是胜是败，我都不会离你而去。也许醉花荫真的太适合埋葬死者，那里也远离了尘世喧嚣，有的只是平和、不受叨扰，但唯独你不适合那里。何况比起醉花荫来，有一个地方更适合你，也是只属于你一人的长眠之地。”

“什么地方？”木青瓷对萧妄宴所说的只属于她一人的长眠之地颇有兴趣，继续问道：“不要跟我卖关子，我不想去猜。”

萧妄宴轻笑，抽出腰间的白玉扇子——手背上还有着被抓伤的痕迹。“你也该按照计划去做你该做的事，让我欣赏你最美的姿态，不要让我失望。”

“我并不一定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出现，变数太多，谁也说不准。希望可以抓到那个几次三番坏我好事的女人，验明她的身份。”

木青瓷转过身，她平视着萧妄宴，说：“那个女人很奇怪，她好像很了解我的身份，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候跟死人无异，武功也不好，唯独一身是毒，感觉就像是别人手中的傀儡一般。不知为何，我总觉可能认识她，但始终想不透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挑眉看向萧妄宴，“不过她一定会来我们的婚礼，她不会错过巫月圣女的。”

“巫月神教既然重现江湖，那就该有了改变。”萧妄宴摇动着扇子，他剑眉星目，薄薄的唇微抿，“毒女的事，我会安排好，巫月神教那边也该有所动作了。”

木青瓷慢慢地呼出一口气，瞟了一眼萧妄宴被抓出痕迹的手，一句话也未说，她低下头，从袖子里拿出绣着淡粉桃花的丝帕，抓起萧妄宴的手，替他包扎好：“有些事我们都身不由己。

巫月神教是该有所动作了。我们婚礼上再见吧。”

萧妄宴看了一眼手上被包扎好的伤口，对着木青瓷伸出手，白皙修长的手让女人都要羡慕一番。“如果可以，我希望我们真正地走下去，一辈子走下去。世人有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答复，在我们成亲的那日，我想要你真正的答案。”

木青瓷垂下眼帘，她沉默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不过今日，她不打算继续沉默下去，而是转移话题：“如果我变成了无情无心的女魔头，你是否还会对我如此？”她没有给萧妄宴回答的时间，连忙出声道：“你给我时间考虑，我也给你时间。有些事一旦决定，便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你我都一样，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我的命并不长，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仅是你不知道，连我也不清楚。只是有一点，你知道，我也知道，就是我执意练魔功，日后必定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都不要着急给出答案。太过急切的回答，并不一定是心里所想。”萧妄宴太了解木青瓷。他们在一起四年，在这四年里他了解她的一切。也许让人觉得好笑，但事实就是如此，最了解木青瓷的人不是她一心所爱也所恨的苏笙月，也不是选择放弃背叛欺骗她的莫景凉，而是一个真正利用她并真正爱上她的人。

“你只需要好好地待在我身边。我不是苏笙月，也不是莫景凉，你与我可以重来。”萧妄宴伸出手，轻轻捂住木青瓷的眼睛，“闭上眼，用你的心告诉我，我是谁？”

“你是萧妄宴。”

木青瓷闭上双眼，长长的睫毛轻颤，轻声唤道：“阿宴！”

“我在。”萧妄宴的声音不大，却很沉稳有力，让人听了很有安全感。

临近初夏的日子，天渐渐热起来，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一座小城镇之中，车水马龙，看样子还算是繁华热闹。旁边的酒楼之上，栏杆边摆着三张凳子，分别坐着两女一男。三个人对了对眼色，如流水般的琴声传了出来，年轻女子轻启朱唇，唱着曲子：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

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

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忆君迢迢隔青天。

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不信妾肠断，归来取明镜前。

一曲已毕，酒楼二楼上的人都一阵鼓掌，大声叫好。有些穿着好点的客人，在那年轻女子端着的漆盘里丢下一些铜钱或是碎银子，用作打赏。年轻女子收起了卖唱得来的微薄收入，朝着众人行了一礼，又退回了原位。

身着不同于中原服饰的四个苗疆女人走上酒楼二楼，她们的发上插着一朵银花，身上也有着一些银饰。衣服上的颜色大多数是黑紫色，手腕上戴着银镯，脚踝处也戴着银铃，走起路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只见那四位苗疆女子尚是年轻，也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她们表情冷漠，不急不缓地走到那卖唱的三人面前，对着弹琵琶的中年妇人有礼地说：“我家主人很喜欢三位的曲子，有请三位与我们走一趟，移地为我家主人奏上一曲。”

那中年妇人微微抬起头，仔细打量了一番来人，抱着琵琶起身，朝着四位苗疆女子行了一礼道：“民妇自当遵从。只是琴姬不知为哪位客人弹奏曲子。”

一个苗疆女子走了出来，她的目光落在琴姬背后的栏杆，客客气气地说：“我家主人就在楼下等着，请琴姬夫人移步前行。”

琴姬轻轻点头，她侧过身看了一眼楼下。酒楼大门前有一群人，都身着苗疆的服饰，戴着银饰，与面前四个苗疆女子一样。人虽然不少，但都有序地站着，连一丝晃动都没有。在那群苗疆人的中间，有四位同样打扮的女子抬着一顶软轿子。轿子被厚重的纱罩了起来，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只是隐约地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端坐着的人影。

一看到轿子中隐隐约约显现的人影，琴姬的眉头微微一蹙，面上依旧温和，朝着面前四位苗疆女子点了点头：“琴姬明白了，请姑娘带路。”又对唱曲弹琴的两人说：“心月，你和穆书收拾好东西跟上来。”

听到琴姬的话，被称作心月的年轻女子看了一眼双手搭在古琴上的穆书，笑吟吟地说：“嗯，姑姑。”

将人带到楼下软轿边上时，轿子里的人动了动手指，冷漠地说：“走！”声音并不是那种清冷，而是一种冰冷，不带丝毫感情，让人从骨子里都感到凉透了。

苗疆的人出了城，走出了不知道多远，消失在路途中，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巫月神教行事本就神秘，此时更是再也查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城外三十里左右，一座不高不矮的山里，有一群穿着打扮皆不同于中原的人在此休息，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女子。这群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离开那座小城镇的巫月神教一行人。

山的深处，向阳的平地上，有一个高高拱起来的土包，土包上长着颜色鲜绿的野草。一个高挑的身影面对土包站着，她穿着带有苗疆特色的衣裳，戴着面纱，面纱上用金线绣着团花图案，看不清她的面容。手腕上戴着镂空花纹的银镯，腰上也系着九曲环铃，她的脚边还

有两壶未开封的酒。

只见那女子慢慢蹲下身来，伸出纤细白皙的手指，拉下覆着脸的厚重面纱，露出一张让人看过就永远也忘不了的脸。眉若远山，眼若星辰，言语都无法描绘她的美，就好似高山神女一般。如果锦懿卿在这里，一定会笑出来，原来巫月神教的圣女就是消失了四年、无影无踪的木青瓷，难怪他怎么查也查不清。而木青瓷的脸上，也没有了当初被苏笙月用天剑所伤留下的伤疤，她比四年前更美。木绡晴是她，巫月圣女也是她，只是不像是一个人。

木青瓷随意地把面纱放在一边，她扯着土包上的野草，轻声说道：“师父，我回来看你了，这也许是徒儿最后一次替你拔去坟上的草了。以后你坟上的草会覆满这一片地，野草会越来越长，根茎也会越来越粗壮，直到把你的安眠之地完全掩藏。也许徒儿会是世上最后记得你的人，等我离开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葬了一位老者，葬了我的师父。有些事让它过去就好，可我无法越过去。师父，你说徒儿是不是错了？当初没有谨记你的教导，轻易地信了别人，可徒儿无法不去相信那些人。江湖永远都是那么险恶，平静的水面下永远都是暗流涌动。没有人能够猜透江湖的水到底有多深，徒儿也不知道我曾自以为聪明，可以看透一切，却看不透那一环扣一环的阴谋诡计。所谓成王败寇，用什么计谋又有谁在意？世人只会记住两种人，一种是胜者成王，另一种则是败者成寇。我曾是败者，但并非是永远的败者。哪怕我无法成功毁灭祸乱之源，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葬送那些人。”

第八十四章

凉风轻轻地吹拂着，树叶被吹得簌簌而响，黄黑色的小叶子飘落下来。空气中还有春寒过后的冷意。木青瓷依旧保持着那个拔草的姿势，白皙的手沾上了泥土。她好像没有注意到一样，继续拔着野草，轻轻自语道：“徒儿是不是很差，让师父失望了？若不是为了救徒儿，你也不会这么早就去了。如果可以，徒儿愿意以最好、最干净的一面来见你，只是徒儿做不到了，为你除去坟上杂草的这双手上沾满了鲜血。”

木青瓷的声音越来越低，直至最后没了声音。她拿起放在脚边的两壶酒，揭开了酒塞，浓烈的酒香弥漫在周围。她把其中一壶的酒倒在坟前，酒水滴溅在泥土上，绽开了水花。直到把一壶酒倒了个干净，她随意地把空酒壶扔在边上，抓起另一壶酒扬起头灌了一口，又继续说道：“这是陈年的女儿红，师父闻到了吗？以前你总是要我带好酒回来给你，可徒儿食言了，现在补上最后这一壶酒。这一次徒儿前来是为了师父的遗愿。花镜我带来了，可能晚了四年。请师父恕徒儿无礼，打扰了你沉眠。”

没有人回答木青瓷。她把酒壶稳稳地放在一边，从怀里摸出那块从假的宁国宝藏里得到的镜子用手指摩挲着镜子背面的花纹，对着坟包说：“这就是花镜，师父所想要的埋藏的东西。”

话音一落下，木青瓷便寻着记忆中的位置，挖着坟包前的土。一捧又一捧的泥土被堆在了一边，坟包前的地被她挖出了一个挺深的坑来。挖到后面，泥土越来越硬，不一会儿就有一个黑檀木的小盒子露了出来。她取出那个盒子，拂去盒子上的泥土。盒子不大，里面只有一封信和一枚戒指。

看完了那封厚厚的信，木青瓷瞳孔微缩，无力地跌坐在地上，眼神涣散，喃喃自语道：“原来我不是不会中毒，而是吃了九转金丹。是师父为了救我的命，去盗了假的宁国宝藏，却在那个石室里中了剧毒，无药可解。”木青瓷这才明白，她因为吃了九转金丹才会百毒不侵，才能安全地拿到花镜。那个石室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离开的，当初是她想得太简单了。

“徒儿是不是错了，错得太离谱。”木青瓷跪在坟包前，弯着腰低垂着头，十指都抠进了泥土里。长发顺着耳边滑落在胸前，挡住了她的半边脸。

风想要静静地吹过，可注定不能安静得无声无息，周围的草木树叶被吹得簌簌作响，更衬得这份景象凄凉无比。

时间总是相对的，夜晚慢慢地降临。失去了阳光的温暖，在夜中也觉着有些凉意。凉风吹拂着，街上除了打更的更夫，再没人走动。而山上的别院，一入夜基本上无人再往来。

山上的别院一片寂静，只有几间屋子里还亮着油灯，其余的灯一概都熄了。灯燃得最亮的屋子里，萧晨安伏在案桌之上睡熟，眉头微皱，可以看出没有做上一个好梦。

兰妤轻手轻脚地进了屋，走到萧晨安的身边，仔细为他披好衣服。看着萧晨安有些疲惫的睡颜，兰妤心中升起一丝暖意，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抚上他的脸，轻声唤道：“阿晨。”声音低到她自己都无法听清。如果可以这样子一辈子走下去，那她也是愿意的。就算这只是一场梦，她可能就是陷在梦中的人，逃不了也无所谓。

“安儿！”

睡梦中的萧晨安皱起了眉头，他无意识地唤出了景安儿的名字，那个四年来他都未曾提起过女人。

听见萧晨安的声音，兰妤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一下子就收了回来。终归她只是一枚棋子，一枚被展现给世人所知的棋子。他不爱她。

也许兰妤的动静太大，萧晨安被惊醒，突然睁开了眼，抓住兰妤还未完全收回去的手，眼中还有一丝诧异，手上的劲也不自觉大了。

“你来书房做什么？”萧晨安挺直了身体，披在身上的衣服顺势滑落在地上，瞥了一眼掉在地上的衣服，大概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深吸了一口气说，“这么晚了，你回去休息吧。”他向来浅眠，或许这几天真的太累了，才会这样毫无防备地睡着，连兰妤来了多久他都不知道。

“我没什么事，只是见你屋子还亮着灯，就带了件衣服来看看你。夜深露重，小心着凉。”手腕上的疼痛传来，兰妤的眉头不自觉地一皱，她没敢看萧晨安，把目光落在被抓着的手腕上。

“对不起，我没注意，弄疼你了。”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萧晨安放开了兰妤，温和地说，“你来了多久？”

“刚刚才来，你就醒了，是不是我吵到你了？”兰妤先是摇摇头，慢慢抬头注视着萧晨安，脑子里瞬间冒出了他在睡梦中唤景安儿的画面，“阿晨，你最近太劳累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萧晨安弯下腰捡起地上的衣服，习惯性地笑起来：“只是一些江湖上的事情，并不算什么。可能最近没怎么休息好，所以看着劳累了些。”

“原来是这样。不过你要注意休息，免得身体受不了。”兰妤温和地笑起来，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一切就如往常一般。可她无法想象，萧晨安可以这么平静地对她说谎话。那些温柔的话语，就这样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可在她看来，他的眼神是那么的冷漠，温柔的表面下是无尽的冷漠。

“让你担心了。”

萧晨安收敛了情绪，转移了话题：“再过些时日，就是萧妄宴和木绾晴的大婚。你一向不喜这种太过热闹的场合，若是不想去，便到处走走，散散心。”

乌云被风吹散，月亮高高挂在天空上，深夜之中，一片寂静。晚上的风总是不小，树叶被吹动着，发出沙沙的声音。一个黑色的娇小的人影藏在大树之上，在黑夜的掩护下，茂密的树叶完全把这个不速之客藏在了黑暗之中。

一阵凉风透过开着的窗户吹了进来，兰妤感觉到凉意，下意识地抱起了手，揉搓着手臂。屋子里很安静，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

萧晨安注意到兰妤的这个小动作，他走到她的身边，拿起兰妤刚才为他披上的衣服，体贴地为她披上：“夜深露重，小心着凉。”

兰妤的脸瞬间一红，白皙的脸上染上了一片的红晕，她低垂下头，不想让萧晨安看到她此刻的样子，小声地说：“太晚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夜深了，我送你回去。”萧晨安对于女人一向温柔有礼，何况兰妤如今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两人拜过堂，是明媒正娶的。

兰妤退开两步，摆了摆手：“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好。”

屋门被拉开了一些，院子里的冷风顺着拉开的屋门灌了进来。兰妤的脚始终没有踏出去。

“怎么了？”萧晨安察觉到兰妤的不对劲，往旁边移了两步，看到门边有一条盘旋着身子的花蛇，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按说这个别院不大，且是修建在山上，偶尔也会有蛇虫鼠蚁，但那是没人居住的时候。

“有蛇！”兰妤脸上有着惊讶，脚保持着踏出去的那个姿势。

“别动，这蛇有毒。”萧晨安放轻了步子，慢慢地走近兰妤，生怕激起那条花蛇的攻击。如果此刻换作萧晨安面对那条虎视眈眈的花蛇，并不是什么大事。偏是兰妤遇上。蛇的速度很快，尤其是攻击速度，单凭兰妤不一定能够躲过。这条蛇有剧毒，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蛇身上布满花花绿绿的条纹，一看就是剧毒无比。

也许是感受到了萧晨安在接近，那条花蛇也躁动了起来，突然一口就向兰妤咬去。萧晨安眼疾手快，一把把兰妤拉入怀里，右手袖子里滑出的五骨扇一打开，直接落在了那条花蛇身上。花蛇翻腾了几下，之后就没动静了。

兰妤感受着萧晨安身上的温暖，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耳根都红了。

见花蛇死了，萧晨安放开兰妤，关心地问：“没事吧？”

“没……没事。”兰妤支支吾吾地说着，感受着夜晚的凉意，脸还隐隐发烫。

看着地上的花蛇，萧晨安的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回头对兰妤说：“你今晚就待在书房，不要到处乱跑。”

兰妤乖巧地点了点头，看萧晨安表情严肃的样子，她知道肯定有什么事要发生。刚才门边的那条花蛇，不会是巧合。

别院围墙外的那棵大树上，那个身材娇小的黑影随意地摘了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吹了起来。树叶吹响的乐声，回响在这个不大的别院，草丛里发出沙沙的响声。

“它们来了。”

萧晨安走到门口，看着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蛇群皱紧了眉头。

看着屋外的蛇群，兰妤只觉得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萧晨安对兰妤说：“有客人来了，我必须尽到地主之谊，可能顾不上你。等下你关上书房的窗户和大门，可以安全一点。”

他拉过两边的门环，对着门内的兰妤轻轻一笑，安慰她说：“你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会处理的。”

兰妤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一看到萧晨安处变不惊的样子，到嘴的那些话又咽了下去。“我知道了。”

没了兰妤在一边，萧晨安收起了那副温言浅笑的样子，取而代之的是眉头紧皱、面若冷霜，眼中还有着丝不耐烦。今晚不算是个好日子，他的心情并不像兰妤见到的那样好。可能是罕见地梦到了一个人，让他唯一心生愧疚的女人。他从腰间抽出随身携带的轻薄软剑，朝软剑里灌注内力，对着密密麻麻的蛇群就是一剑，剑气激荡，不少毒蛇被斩断，污血流了一地。剩下的毒蛇并没有被萧晨安那一剑所影响，不过如他所料，它们跟同类撕咬起来。对于猛兽，血是最好的激化药。

第八十五章

与此同时，那个躲藏在暗处的人影轻蔑地勾起嘴角。她小心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中。她所选的这个位置处于一个死角，可以将院子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院子里的人却无法发现她。乌云又被风吹了回来，挡住了月亮，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什么也看不见。她就像街头巷尾说书先生嘴里说的妖精女鬼一般，脸上虽是巧笑嫣然，眼里却流露出怨恨与狠毒。她张嘴凄怨地唱道：

犹记得前世烟雨里你眼角的怜惜
我为你缝长褂布衣
你为我绾发髻
乱世里那半生流离未能与你老去
如今奈何桥唱一曲我在此等你
倒了孟婆汤拜菩提固守前世回忆
怀抱着这一方清虚我已无悲无喜
冥界一隅回望天际谁在轻声叹息
百年的光阴等花期可否再见你
我悄悄返人间从湖堤到山巅
找寻那张熟悉的脸只为看一眼
却见你在城垣伴那如花美眷
桃红柳绿的河岸边似你我当年
你正与她喜结连理誓言一字一句
我却恍见前世欢愉你我郎情妾意
若我留在此时此地你是否会想起
前世你说若我故去来世你还娶

凄凉与哀怨的曲子在夜空中回荡，好像唱歌的那个女人真的是曲子中的女鬼一般，信了前世爱人的情话，纵使在黄泉中闯下了滔天大祸，也要返回人界，只为看一眼心爱的男人。谁知那个男人早已忘记她，再娶了他人，将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巧笑倩兮的新人。

萧晨安已经离开了书房，接下来的是杀戮，是不可以让新婚的妻子见到的。这时候，训练出来的死士就派上了用场。

不小的动静从其他地方传来，是死士弄出来的，看来还没找到藏身之所。萧晨安落在一棵大树之上，手扶着树干，似笑非笑地观察着周围，看看哪里有异动。

歌声停了，躲藏在树干背后的女子眼神冷冽，才一个不注意，就找不到萧晨安的所在。偏偏没有月亮的晚上又是漆黑无比，伸手不见五指。她从腰间摸出匕首，时刻警惕着。她也不知道为何要来此处，只是伤好出关之后，听到了萧晨安和兰妤结婚的消息，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像有千只万只小虫在撕咬一般，偶尔会很疼。

被挡住的月亮又出来了，月光的照耀下，大地都染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辉。月光钻过树枝，冰冷的匕首上闪烁着寒光，倒映出蒙面的毒女，还有那嗜血的眼神。

萧晨安勾起嘴角，目光落在毒女藏身的那棵大树之上。他从树上摘下几片叶子，灌注内力，把最普通的树叶变作锋利的暗器。被灌注进内力的树叶飞向毒女，毒女在空间狭小的树干上躲闪不开，一枚树叶割破了她的手臂，伤口比较深，鲜血不停地流出来。毒女飞快地放出几条蛇挡住剩下的几枚树叶，捂着手臂跳下了树。

“你的本事若是只有这点，今天便只能留下做客了。”

听见萧晨安的声音，毒女的身体一僵，下意识地咬破了嘴唇。突如其来的疼痛缓解了身体上的不适，她转过身面对月光下的萧晨安，眉眼间满是媚态，笑吟吟地说：“我不过是区区弱女子，能有几分本事？公子可别凶奴家，不然奴家一怕，那蛇就不听话了。”

女子声音听得人酥酥麻麻的，萧晨安眉头一皱，心中生出一缕烦躁。他用余光扫过了身后的宅院，又盯着毒女，压沉了声音道：“是谁派你来的？说出来，我饶你一死。”

“公子可是吓着奴家了。”毒女皮笑肉不笑地说：“是谁派奴家来的，奴家还以为公子心里有数呢！既然忘了，奴家就帮公子记起来。”她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变得狠厉起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萧晨安扔出毒虫，转身就想逃走。

萧晨安目光冰冷，快速朝毒女奔去。两人本来就相隔几步，追上去并不难。没给毒女反应的时间，萧晨安就到了她身前，打掉她手上的匕首，只手掐住毒女的脖子，手上的力道加大，把她提了起来。

毒女低估了萧晨安，被掐得喘不过气来，双手抓着掐着她脖子的手，不停地挣扎着，艰难地出声道：“公子的待客之道真是特殊，奴家消受不起。公子……也不想陪奴家一起死吧，不如放了奴家，就此作罢可好？咳咳……”

萧晨安加重了手上的力道，他不喜欢别人威胁他，尤其是马上就要死的废物。他抬眸看着毒女，冰冷地说：“你的威胁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用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谁派你来的？”

毒女喘不过气来，此刻她并没有反抗，因为她知道反抗也于事无补。看着萧晨安的脸，听着他的声音，心里突然难受起来，脑海中闪过往日的记忆，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轻声说：“你要杀我吗？”

不同于之前千娇百媚的女声，轻轻淡淡的一句话让萧晨安心头一紧，他抬眸看向毒女的那一瞬间，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那样熟悉的眼神，带着祈求与悲伤，带着眷恋与不舍，却还要强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算只露出眼睛，也像极了景安儿。

“你会杀了我吗？”

毒女眼中有悲戚之色，夹杂一丝丝眷恋，气息越来越微弱，话语中带着哀伤与不舍：“你会忘了我吗？”

萧晨安减小了手上的力道，呆呆地看着毒女，就像被蛊惑一般，沉迷在她的眼神里。他丢下软剑，伸手摸着毒女的眼，深情地唤道：“安儿……”

就在这时，毒女趁萧晨安不备，挣脱他的挟制，一掌打在他身上，飞身迅速逃走，独留下他一人。

萧晨安捂着胸口，毒女的武功并不高强，这一掌也没有多大的威力，他却动也没动，看着毒女离开。眼神中有迷离，更多的却是回忆，他低声自语道：“安儿。”

没过一会儿，两道人影落在萧晨安身后，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不出一声，连呼吸声都是放到最轻，若不是知道这是活人，恐怕只当是遇鬼了。

萧晨安收起了脸上的表情，理了理心绪，他背过手去，冷漠地吩咐道：“刚刚那个女人，把她查出来。”他想起了最近的不寻常，又想到失踪了几年的紫苑。有些事必须提早解决，不然就有了后顾之忧。尤其是了解他一些底细的紫苑，更是不能给她翻身的机会。“还没有紫苑的消息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萧晨安余光一扫，落在地上。看着地上的血污，微勾起唇角：“我今夜遇袭，受了重伤，不便受人打扰。”

“属下明白。”萧晨安身后的两个人终于开口了。之后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不见了。

萧晨安看着天上的月亮，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女子的容貌。他低声轻语道：“安儿，你在哪里？”

苗疆地处西南，晚上要比中原冷上几分。此时距醉花荫十里开外的小道里，一个少年在快速地奔跑着。他跑过一座小桥，朝着前面不远处的几棵大树跑去。那几棵大树都比普通的大树要粗壮许多，而其中最大的那棵大树，更是需要多人合抱。少年停在大树下面，仰头望着树上隐隐显出来的黑影，抿紧了嘴，拉了拉搭好的简单梯子，快速又稳健地爬了上去。树上修了一座树屋，少年轻轻推开树屋的屋门，看着里面小小的人儿正站在矮矮的木凳子上，用双手撑着头，看着窗外的天空。

“流萤，你在看什么？”

被唤作流萤的小女孩听见少年的声音，偏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转过头望着窗外的天空，稚生稚气地说：“我在看星星。”借着窗边的月光，可以看清小女孩三四岁，生得粉雕玉琢一般。

少年走到窗边，把双手放在窗台栏框上，轻轻地说：“你下午就待在这里，一直没回去，婆婆和我都很担心你。”少年约莫十岁的样子，模样很是清秀白净。听他说话，也能从字里

行间感觉他比较早熟。

“我想娘亲了。”

流萤转过身，跳下矮矮的凳子，坐在地上，靠着身后的木屋墙壁，小声地说：“若尘哥哥，你知不知道娘亲什么时候会回来？她说她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很长时间都不会回来。娘亲是不是不喜欢流萤了，所以才不回来的。”

“姑姑只是有事才不能回来。”原来那个长相白净的少年叫若尘。他一两步走到流萤的身边，挨着她坐下，然后从怀里摸出用油皮纸包好的糕点，递到流萤面前：“从下午开始就没吃过东西，饿了吧？”

流萤拿了一块糕点往嘴里塞。也许真的是饿坏了，一块糕点没嚼烂就咽了下去，又连忙抓起另一块糕点。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她小声啜泣着：“若尘哥哥，我想我娘。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白若尘轻轻地拍着流萤的后背，安慰她说：“慢慢吃，别噎着。”又从怀里摸出干净的帕子，替她擦着眼泪，想了想说：“流萤想出去走走吗？我之前听大祭司大人说，姑姑去中原了。”

“娘亲去中原了吗？”流萤一下子就不哭了，她丢下手里还剩下的糕点，抓住若尘的袖子，有些激动，随即又垂头丧气起来，“可是小萤儿不知道中原在哪里。若尘哥哥知道吗？”

若尘偏过头，温柔地笑着说：“我们一起去中原找姑姑好吗？姑姑肯定也很想见到流萤。”

“婆婆一定不会让我们去中原的。”流萤有些失望，她轻轻拉着若尘的袖子，小声地说。

若尘站起来，弯下腰拉起流萤的手，把她拉起来：“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姑姑的。现在我们回家吧！”

“嗯，若尘哥哥！”流萤摇晃着脑袋。她反握着若尘的手，笑语吟吟的。

第八十六章

鸡鸣三更天。三更天的时候，天还是黑的，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在一处树林之中，有不少人或是坐靠着树休息，或是就地躺着休息。树林边上有巡逻守夜的人。最中间的火堆发出明亮的光，在黑夜中尤其引人注目，不过却无人敢招惹这样一群人。

树林的最里面停放着一顶软轿，厚重的纱布遮掩了轿子里的人，也挡住了外人探寻的视线。轿子里面睡着一名女子，她就是巫月神教的圣女，也是失踪四年的木青瓷。火光透过厚重的纱布，细碎的光点落在巫月圣女完美无瑕的脸上。此时她没有戴面纱，脸上有痛苦的神色，黛眉紧紧地皱起，她应该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并且深深地陷在了这个梦里。

在木青瓷的梦中，她回想起了很多事情，以前不曾注意过的点滴，纷纷在梦里重现，都

浮现在眼前。

“师父……师父……徒儿错了……师父……不要啊，师父……不要死，师父不要死……你等着我，我去找药，我知道哪里有药……我错了，师父，你原谅我……”

梦中的呢喃声惊动了轿子边守护的男子，他从浅眠中醒来，听着轿子里的细小声音，揉了揉眉心。他拉开帘子，看着里面睡着的绝色佳人，一时竟不知道是该唤醒她，还是让她继续睡。他是神使，负责守护圣女。其实在巫月神教中，他的地位并不比圣女低，但他乃是白氏一族的人，从先辈开始，就是为了守护、侍奉女氏一族而存在，乃是女氏一族的忠心不变的家臣。

没了厚重的纱布，一股冷风灌入轿子里，许是感受到冷意，木青瓷快速地睁开眼坐起来，冷冷地看着掀开帘子的白幽，本能地摸着藏在腰间的武器，用冰冷的声音说：“白幽！”

冰冷的声音传入耳中，白幽一个激灵，看着冷若冰霜的木青瓷，也知他有多失礼。

“圣女，你又梦魇了。”

木青瓷盯了白幽两眼，收回了目光，垂下眸子，淡淡地说：“你去休息吧。”

白幽放下纱帘，坐在轿子边上，放轻了声音：“你的梦魇之症日渐严重，可以对我吐露梦到了什么吗，阿娣？”

听见这个称呼，木青瓷的心一紧，随即又释怀了，她已经重生了，她是巫月圣女女娣。“我梦见了我师父。”

白幽轻轻笑道：“跟你一样冷淡吗？”

“师父跟我完全不一样。”

一个在轿子内，一个在轿子外，木青瓷给白幽讲述着她的过去。

“为救少女，老者反中了剧毒。少女的心里充满了自责，就算知道老者的毒已经深入骨髓，无药可救，她也要赌一把。她知道天山派有一样镇派之宝，乃是在天山上生长千年的雪莲。百年雪莲已很难得，何况是千年雪莲？少女为了救老者，抱着这最后一点希望，去天山派盗千年雪莲。好不容易盗来了雪莲，但是老者没能等下去。当少女拿着盗来的雪莲赶回来时，老者已经去了。少女按照老者的遗言简单地埋葬了他，连同老者留给少女的遗物也一同埋在了老者的坟前。之后少女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白幽手里的枯枝应声而断，他看着断成两截的枯枝，低声说：“所以从此以后，少女就把对老者的愧疚、自责藏在了心底。尤其是当少女离开后，阔别多年再一次回来，曾经的那些过往又重现，自责不停地击打着少女的心。她在睡梦中也无法释怀。可那些事已经是过去的事，你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少女，这些年你活得很好，也算完成了你师父的遗愿。他希望你好好地活着，而不是不停地自责与愧疚。阿娣，你忘不了过去，你心中积压的事情太多，那些情感充斥在你的心里。你的梦魇之症只是你无法释怀，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无法释怀。”

木青瓷的手顿时握成了拳头，手背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她冷冷地笑起来：“这些年我